

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三）

刘 一 之

Abstract

The grammar and words used in newspaper articles in Beijing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and early 20th century were those of the everyday conversational diction of that time, whether they were news articles, editorials, opinions, commentaries, or novels. As the Chinese language evolves, these words and their meanings are becoming extinct to such extents that they cannot even be found in today's dictionaries. This paper will provide a definition and an explanation to some of these lost words.

关键词 北京话、近代汉语

清末民初，北京出现了许多白话报纸，上面刊登的无论是新闻、演说还是小说，都是用当时的北京口语写作的，和后来的白话文运动所产生的那种含有大量欧化、日化语言的小说、文章不同，使用的语法格式、词汇基本上是当时的口语。这些语词现在一些已经消亡了，一些仅在少数老北京人中使用，也处于正在消亡之中，一般人已经很难理解它们的意思，但在词典上又查不到，或词典上释义不太准确。我已经在《岐阜圣德学园大学纪要》上发表过《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和《清末民初北京话语词散记（二）》，解释了108个语词，这篇论文是继续对一些语词做出解释。

暗令子：暗号。

范公对夫人使了个暗令子，说声“我还有一件要紧的公事哪。”《杂碎录》

一同上台的那个绅士，见已说了不少句话啦，微然嗽了一声，这原是个暗令子。《杂碎录》

白头字儿：买卖房屋契约。只有买卖双方签字，没有官府盖章。

你找拉纤的很容易。早半天儿都在茶馆儿里头。你倒个茶隔着桌儿听罢，讲究什么成三破二，谁家孤红契，谁家白头字儿。又什么重卖盗典咧，对房对租咧，山讲究一气，那都是拉纤的。《杂碎录》

绊着腿儿：走不了。

走什么？绊着腿儿哪。我是卖头儿。《杂碎录》

帮喘：帮忙干坏事或帮坏人。

皂隶在旁帮喘：“说！”《杂碎录》

反正这件事是小蝎子儿的原动力，魏卜保帮喘，拿大老爷顶门，得罪他们比得罪大老爷还亡道。《小蝎子》

这才把何氏的万恶，及大家的帮喘，一切虐待的情形，对着三太太细说了一遍。《过新年》

包封票：拘捕犯人的文书。

立时写了张包封票，派去两名班头，到张绅士家传拘下人。《杂碎录》

没想到第二天一清早，刚一出被窝儿，包封票就下来啦，不容分说，就把大车王给抓了走啦。《小额》

遍床 / 边床：一种刑具。

我们这儿很会修理活人。抱媳妇儿、光棍架、摇车儿、太师椅、两把儿头、火烧战船、上脑箍、活乐床儿、登高跷、大板罨、遍床、锅套、第老的、咸肉卷饼、两头儿忙、这些个玩艺儿，打算要试验试验，卖一通儿，那倒是现成。《杂碎录》

凳子比扁担还窄，并且挺脏，又没有垫子。一张桌儿恨不能要挤十八个人，比边床还难受。《余墨》

不架酒：不敌酒力。

吴能手一瞧牛成儿不架酒，恐怕误了赶路，劝他不用喝啦。《杂碎录》

吴能手那里知道牛成儿一肚子鬼胎，以为他是真不架酒。《杂碎录》

不咧：不是吗？

牛成儿一路花说柳说，吴能手一想，去不了一两天不咧，莫如先谋上事要紧。《杂碎录》

不论卖谁，左不是沾手三分肥不咧。《杂碎录》

一个媳妇儿不咧，死了死了，有多少男子这们穿孝？《白话聊斋胭脂》

茶室：二等妓院。上等妓院叫“小班”。二等叫“茶室”，通常，客人先去饮茶，聊天儿，双方互相都满意了，才留宿。也有的客人目的仅是饮茶、聊天儿，或者和朋友相聚。

张子玖此时得意扬扬的说，他方才在茶室里挑了一个姑娘，别提多好啦。《北京》

我比不上你们，你们都是宝哥哥林妹妹一流人物，不妨彼此言情。我跟谁言去呢？只可到二等茶室里去物色知音。《北京》

茶室我虽然不去，茶楼、茶馆、野茶社，我都爱去。《余墨》

差使：官府捉拿的人。

离着坑子老远，连个差使影儿还没看见哪，这就嚷“拿”。《杂碎录》

伙计们出来，见头儿办了差使，大家七手八脚，将差使搭进了下处。《杂碎录》

两个大活人在棉被里卷着，咱们扛到衙门里，差使也闷死啦。《杂碎录》

成三破二：买卖房屋的中介人从买方拿3%、从卖方拿2%的酬金。

你找拉纤的很容易。早半天儿都在茶馆儿里头。你倒个茶隔着桌儿听罢，讲究什么成三破二，谁家孤红契，谁家白头字儿。又什么重卖盗典咧，对房对租咧，山讲究一气，那都是拉纤的。《杂碎录》

错翻了眼皮：别以为对方是好欺负的。

我告诉你，小鄂，你可别跟我错翻了眼皮。《白话聊斋胭脂》

刚才他们那一党找我克啦，打算明几个给您赔不是来，让我先央求央求您来。教我把他们拍了一顿。我说，你们错翻了眼皮啦，硬打软热（熟）和是怎么着？《小额》

旧锅儿粥 / 旧锅粥：老本行，以前用的办法。

花了不到半年，银子就花净啦。你说干什么去？左不是再吃旧锅儿粥。《杂碎录》
听说如今的小钱摊儿，他们拾起旧锅粥来，又往外顶着使。《益世余谭》
我想鸦片私土私膏，也禁了好几年咧，可是烟土贩子也没不喝旧锅儿粥。《群强报·演说》

触腔：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假模假式。

你这可有点儿触腔。就凭您穿着一件上轿的旧蓝布衫儿，就像有银子的样儿！《杂碎录》
这原是陈头儿卖味儿，给耍钱的人听，仿佛是多熟，其实是触腔派。《杂碎录》
咱们是跳墙进去，跟荣股氏硬说好哇，还是叫门触腔好呢。《杂碎录》
硬跳墙进去，也不用触腔，给他个实话实说。《杂碎录》

搭拉密：负责人。

耿老太太到了亲戚家，决不倚着姑奶奶是银库的搭拉密，跟姑爷要作派一下子。《杂碎录》

搭窝：合伙设圈套坑人。

东儿也不用跟厨子搭窝。《杂碎录》
两口子这们一搭窝，连偷东西带赚钱，芥舟的日子，简直的足了。《王遁世》
这回胎里坏一找他，两个人打算搭窝，要吃小额一嘴。《小额》

打虎：女子假意嫁到某家，趁家人不注意，席卷家财逃跑。

以言语拍人，叫作虎事；以妻子骗人，叫作打虎。《益世余谭》
顺治门内住户王某，系钱商生理，近经友为媒，说定刘姓女为妻。娶过门之后，夫妇很是和睦。日昨刘氏乘间携带细软等物潜逃失踪，王某因人财两空，很是著急，现正托人查找，不是是否打虎云。《北京画报》

更有一宗正打虎的，又专吃外乡人。过门之后，一家子全跟来了，吃了个落花流水，临完了敛把敛把一跑儿。《余墨》

大了：老鸨。

大了跟人听见院子有人吵嚷，先爬着帘缝儿偷瞧，见是一帮生人，这才出来。《杂碎录》
陈头儿忙向大了使了个眼神儿，大了心里已然明白，心里说，这不是吃圈子，就是架秧子，也许是给谁挂上桩啦。《杂碎录》

道解：解释。

这都是吴老太太道解的吗？吴老太太呀，要会跳动这一场，还不至于出这们档子事呢。《杂碎录》
我将要道解两句，这群人不容分说，立时动起手来。《杂碎录》
我打那群人的时候，并没有那们些个道解。《杂碎录》

得人：有人缘。

侯双头长大，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在外头又不得人，故此人给他起了个诨号，叫作庙侯。《杂

碎录》

你说伊老者素常得人，为甚么青皮连跟他打架，旁边儿的人会不管劝劝呢？《小额》

老曹向来得人，那溜儿街坊，不差甚么他都给作过活，大家攒了个公议儿，弄了两块红，送了四扇挑一付对子，还有一包茶叶。《曹二更》

登高跷：一种肉刑。

小伙计儿将两个人的鞋袜脱将下来，拿过两双草帮木头底儿的鞋来，给二人穿上，有鞋带儿，在腿上一捆，两边一架胳膊，二人站立起来。……怎么一登高跷，就架弄不住了？敢则鞋底子里，有一层秃失儿钉子，肉脚往钉子上一造，疼的是滋牙裂嘴。《杂碎录》

东儿：请客。

至于东儿这层，你可要想办法预备。《杂碎录》

东儿也不用跟厨子搭窝。《杂碎录》

应该择定某月某日放定，又想著过礼、通信，以及搭棚、讲轿子、印帖子、请亲友、找厨子预备东儿。《杂碎录》

犯心：伤感情。

我喷凉水惹的祸，撞在兄弟酒幌子上。兄弟必要拿捏我一手儿，那们一来，你可跟哥哥犯了心啦。《杂碎录》

我是冲着死鬼他姐姐才苦苦劝他，他很跟我犯点儿心。《杂碎录》

要是因为下等的事情，犯心口角，那叫作不够资格。《王遁世》

方近：附近。

进去瞧了瞧古迹儿，随后在方近一打听何家的住处。《杂碎录》

前日派出的差人，领着伙计们每日在砍头荣家方近一带侦查。《杂碎录》

就是在西直门大街住，也决不上这里买菜来，一定是方近的街坊了。《益世余谭》

概不由己：不由自主。

老娘儿们本就眼窝子浅，概不由己的，用袖子直擦眼犄角儿。《杂碎录》

刘生听两个人说的话，心里很觉难过。概不由己向二人问道：“二位说的可是前村的张家么？”《杂碎录》

今见县官的太太非常的谦和，概不由己的就跪下啦。《杂碎录》

赶虜：欺负。

虽说是大哥赶虜他，无论怎么说，这块儿大哥，总算是抛下老太太啦。再说话的话，有个先死的容易后死的难。《杂碎录》

总是我们这个孩子，赶虜人家来著，被姓许的苦了一顿。《杂碎录》

赶罗：①同“赶虜”，欺负。

装糊涂是怎么着，打算赶罗谁，我是拿草纸把草刺猬捏出去。《杂碎录》

②急急忙忙，拼命催促。

除却日期忙迫，叫做赶罗的慌。《杂碎录》

敢则：敢情。

别以为野台子戏没有是非，敢则也有混腥子、无来由、狗泥混等等，在妇女队里找毛病。《杂碎录》

敢则鞋底子冲里，有一层秃失儿钉子，肉脚往钉子上一造，疼的是滋牙裂嘴。《杂碎录》

我就知道他叫绝户孙，敢则还有这们些个典故儿哪。《杂碎录》

干警棍儿：一种肉刑。

叫他蹲下，两手往腿上一抱，然后再捆两手。有的是那根哭丧棒，横着往腿窝子上一穿，这叫干警棍儿。《杂碎录》

孤红契：买卖房屋契约已经由官府盖章，成为正式契约。

你找拉纤的很容易。早半天儿都在茶馆儿里头。你倒个茶隔着桌儿听罢，讲究什么成三破二，谁家是孤红契，谁家白头字儿。又什么重卖盗典咧，对房对租咧，山讲究一气，那都是拉纤的。《杂碎录》

挂桩：盯梢，侦查。

陈头儿忙向大了使了个眼神儿，大了心里已然明白，心里说，这不是吃圈子，就是架秧子，也许是给谁挂上桩啦。《杂碎录》

还有一宗侦探，在门外巡风访查，起名儿叫作挂桩。或是扮个外乡人儿，或是装作要饭儿的、作小买卖儿的，这都有点儿心思。惟有带著几分探侦像儿挂桩，简直是给人送信儿哪。《杂碎录》

倒换着班儿在荣家门口外巡查，就算是挂上桩啦。《杂碎录》

拐子：脚腕子。

洪头儿这才一捡拐子，将砍头荣拉在一旁。《杂碎录》

洪头儿揪砍头荣拐子，就地儿一拉，将刀脱出带。《杂碎录》

就觉着拐子让人家揪住，让人家往起一扳，转弯儿一拧，这个乐儿大多了。《杂碎录》

棺材穰子：老人，快要死的人。

近隔壁住着邻居，年已六十多岁，姓解名星，性情慷慨，说话嘴又直，故此方近的人，都不愿理棺材穰子。《杂碎录》

要是劳病腔子，一股风儿就吹躺下，像那宗临时的棺材穰子，也用他不着。《杂碎录》

上至汽车穰子（不像我，棺材穰子），下至胶皮团长，没有一位说，所入足抵所出的。《益世余谭》

棍徒：恶棍、无赖。

后来许三叫来几个棍徒，将游客打了一顿，又作好作歹的一说合，用硬打软熟和的法子，将那个游客劝走。《杂碎录》

自改变国体以来，很有些个棍徒，想组织这宗营业，情愿多拿捐项，前后在警厅递禀。《益世余谭》

锅贴：嘴巴。

[自找吃锅贴]有一年青妇人手领一小孩在庙游逛，不料忽来一少年男子，拱手一稽：“一嫂子，您好。”该妇人一看，并不相识，过去就一锅贴。《北京画报》

河漂子：淹死的人。

把他扔在水里去，当作一个河漂子，没主儿认尸，自然也就掩埋啦。《杂碎录》

河漂子一经相验，还瞧不出模样儿来吗？《杂碎录》

花说柳说：说得天花乱坠，好打动人。

牛成儿一路花说柳说，吴能手一想，去不了一两天不咧，莫如先谋上事要紧。《杂碎录》

到了次日，噶氏又来串门子，见了吴齐氏一片花说柳说，说了归齐，是让吴老太太解闷儿。《杂碎录》

你不用花说柳说，阿氏头上的伤，是哪里来的？《春阿氏》

鸡头鱼刺：小角色，不重要的人。

就凭这们个鸡头鱼刺，也费这们大的事情，真透着有点儿小题大作啦。《杂碎录》

若是把头行人儿打回去，其余的碎催、帮喘，鸡头鱼刺之类，也就没有威风了。《杂碎录》

将才：刚才。

将才把荣殷氏带到里边，我问了他一遍，所说的话与在堂上供的一般。《杂碎录》

将才因为您送出人来，不得说话儿，我才等了一会儿。《杂碎录》

将才我上荣家去，我大嫂子打发我来，告诉您一件要紧的事情。《杂碎录》

狡展：狡辩。

好个杀人的恶贼，你还敢狡展吗？《杂碎录》

罗张氏供说：“民妇不知道什么是苏麻子。就听说有王麻子、汪麻子、旺麻子，还有说相声儿的张麻子，他还会插腰哪，就是不知道有这们个苏麻子。”范公听妇人说话狡展，冷笑着说：“你不知道这个苏麻子么？本县倒得与你讲说。”《杂碎录》

金老虎还要狡展，范公说，现有你的凶器为证。《杂碎录》

叫渴：喝酒或吃咸了以后口渴，想喝水。

牛成儿什么也吃不下去，竟剩了叫渴啦《杂碎录》

吴能手本是酒后叫渴，足往下一润，到了要睡的时候，还要给他涮壶、沏新叶子哪。《杂碎录》
心火也走上来了，吃也吃不下去啦，一个劲儿的叫渴。《苦鸳鸯》

酒幌子：借酒撒疯。

我喷凉水惹的祸，撞在兄弟酒幌子上。兄弟必要拿捏我一手儿，那们一来，你可跟哥哥犯了心啦。《杂碎录》

李顺一瞧，这位六老太爷喝了个酒气喷人，舌头都短啦，知道是又碰的酒幌子上啦。《小额》
仲纯说的原是良言，没想到正碰在酒幌子上。《酒之害》

开锅儿烂：皮开肉绽。

范公若一味专用刑求，比如把侯大户与张氏拿来，一进门儿，就来个开锅儿烂。两个人熬刑不过，把实话供招。这宗审案，可就成了《施公案》啦。《杂碎录》

我们在外并没作什么犯法之事，怎么一进门儿，就来个开锅儿烂哪？《杂碎录》
到了北衙门，一进门儿就是开锅儿烂（就是挨打）。《小额》

口令子：暗号。

你二人回头听我的口令子，我大声说一句“自己哥儿们”，快进去一个，先将那个妇人缚住。《杂碎录》

摔妇人的，就是听口令子的伙计。《杂碎录》

苦：死乞白咧。形容程度高。

人家作官的，敢则不是一样。不专是能刮地皮、苦害百姓，会真有仁义道德的。《杂碎录》
上截身子在地下苦一折饼，嘴里说，饶命饶命。《杂碎录》
这一份儿苦麻烦，急的胎里坏是起火冒油。《小额》

拉皮子：胡搅蛮缠。

连拉皮子带讲理，只要人一到家，何愁生米做不成熟饭哪。《杂碎录》

“来罢，老头子。诸位帮个忙儿罢。”兵丁听周有道说话拉皮子，大家一笑，说：“您拿不动，我们可以帮着。”《杂碎录》

不过他是老官场油子，自己能拉皮子。当时没乐挤乐，干笑了两声，说：“子翁你老是这宗脾气。咱们是一家人哪，我说也是好话。耿鸣玉我也不认识他，不过昨天有人跟我说了一句。内情我也不甚知，你该当怎么办，兄弟也不能干预。”《一壶醋》

老父台：绅士对本县县官的称呼。

台下立起三四个绅商，向范公说道：“老父台如此厚爱百姓，倡立义塾，更是一县子弟之福了。”《杂碎录》

老父台所说甚好，应该去的。《杂碎录》

今天老父台应居首座，不可因私废公。《杂碎录》

领略：教导。

二十岁的人，心里还没个准谱儿吗？话的话可是领略你，别不开窍儿，本县听你个脆报儿。《杂碎录》

耿夫人明是对着范公说话，暗中却是领略陈福。《杂碎录》

令子：暗号。

跟人进来，作为是伺候茶水，向陈头儿使了个令子，陈头儿出去，见了地方。《杂碎录》

卖味儿：装模作样。假装。

这原是陈头儿卖味儿，给要钱的人听，仿佛是多熟，其实是触腔派。《杂碎录》

嘴里还卖着味儿说，把他们哥儿两个约了来，因为不要紧的一挡子案件，回头当堂打个质对，这儿屈尊两天，全是我的照应。《杂碎录》

卖一通儿：装好汉挺刑。

你瞧见啦，不说就打。要打算卖一通儿，那倒是现成。《杂碎录》

你满打替你主人遮掩，卖一通儿，那叫帮腔的上不了台，打你个烂酸梨似的，你主人还给你预备养老院吗？《杂碎录》

您可得豁出去，要大卖一通儿。反正您说什么，我们先写出您的草供，回头县官审您，爱怎么供就怎么供。《杂碎录》

满打：即便。

一旦你过了门，他可是夹板儿套脖子，生添一口人，连奔吃带奔烧，满打我赖皮丢似的跟过去，帮着—尽洗洗涮涮的义务，好了落个直棍儿，心里有个不愿意，冲着丈母娘—掉脸子，吃饭真得打脊梁骨上下去。《杂碎录》

满打知道我们小姐的姓氏，谁还指望人给供个长生禄位牌吗？《杂碎录》

你满打替你主人遮掩，卖一通儿，那叫帮腔的上不了台，打你个烂酸梨似的，你主人还给你预备养老院吗？《杂碎录》

你满打瞧见我们，也作为是没看见。《杂碎录》

满应满许：满口答应。

找噶其浑—商量，噶其浑满应满许。《杂碎录》

春爷当时—求松爷，倒是满应满许，应下这就去。《麻花刘》

毛伙计 / 毛伙：妓院伙计。

对着一个机伶的毛伙计说，快去把本地的地方找来，我有要紧的官事。毛伙计已然听大了说过啦，知道这是县里的大班头陈头儿。《杂碎录》

把地方叫进来，又叫了两个毛伙计帮助。《杂碎录》

翻回来再说乐不够，这天到三合下处去算账目，进门不见玉蚨，当时闹了一怔，忙向毛伙问道，我们姑娘上那儿去了。毛伙道，吃过午饭，说是进城上菩萨庙烧香去，直到这会没有回头。《卓大奶奶》

毛将：妓院伙计。

[毛将真下毒手] 日昨黄花苑口顺下处有毛将吴云，不知因何与游客口角起来，吴云情急打伤游客。《北京画报》

[毛将潜逃] 朝外东森里魁顺下处管账先生刘某，因欠外债，无法弥补，日前该下处五日入款，夜间携款潜逃。《北京画报》

猛住：一时想不起来。

周某听见有人叫他，出来一看，并不认识，说：“您贵姓？”找人的这位说：“喝，您许猛住啦。也搭著咱们爷两个有好几年没见啦。”《杂碎录》

不错，仿佛还在那块儿见过似的，我将才也猛住啦。《杂碎录》

姑娘真把他猛住啦！他自己一提，姑娘才知道他是王九赖。《铁王三》

那不：哪怕。

不用说刨著银子，那不刨出一口大空缸来哪，腌咸菜使也是好的。您乘早儿别说这宗老谣。《杂碎录》

总要想法子跟荣殷氏说几句话，那不瞎说会子呢。《杂碎录》

十分不合式，那不到了衙内再换呢。《杂碎录》

什么碧桃哇、金菊呀，那不叫他仙人掌呢，爱叫什么叫什么。《杂碎录》

跑头子货：跟人私奔的女人。

既然落了个跑头子货，也难免男人生疑。《杂碎录》

皮科儿 / 皮科：笑话。

无非是陈谷子烂芝麻，眼前的事由子，全是无影无形的老婆舌头。皮科儿笑话儿、替人词俱全。《杂碎录》

陈子云说皮科儿，斗笑话儿，把这个岔儿也就揭过去啦。《王遁世》

小蝎子儿始而还拘泥，如今见醉郭竟皮科笑话儿，也就随随便便了。《小蝎子》

青酱高：吃醋。因为酱多了太咸，所以加醋。

一定他得青酱高（醋啦），不定跟胭脂说些什么，反倒给我豁了事。《白话聊斋胭脂》

热客：和妓女相爱的嫖客。

他疑惑我热客，打了一天的吵子啦。《杂碎录》

前外柏顺胡同妓女情楼，前日假赴女浴所洗澡为名，竟与其热客偕逃。《北京画报》

燕家胡同合和下处妓女玉宝，有热客德二，相识八载，报效钱财甚多。《北京画报》

软白子：说软话。

给你个软白子尝尝。《杂碎录》

你不用跟我来软白子，咱们娘儿俩今天就是官司。《曹二更》

伊老者让这块料这们一软白子，简直更说不出甚么来啦。《小额》

撒开了：没有节制的。

将才从门前经过的那个书生，你撒开了瞧人家，你认得他吗？《杂碎录》

本县温大令，撒开了一捧绅士，连灌米汤，带戴高帽子，这些个绅士们一吃翅子席，很得滋味儿，大家都吃乐了（德行）。《方圆头》

翁氏撒开了一灌。曹大娘每常是二两酒量，今天喝了有六两，已然人事不知。《苦鸳鸯》

撒网：找借口让大家出钱。 / 撒嘴网：用言语找大家要钱。

周老者六十多岁，是一位老拔贡，作过一任训导。因为同城有个教谕，借着祭圣人要请分子撒网（北京土语，假着一件事情请分子，所为捞钱，其名词叫作“撒网”）。《理学周》

赶上同城教谕借着丁祭要撒网，令尊跟他起冲突，一怒辞官。《理学周》
小载给他出主意，让他借着挂匾请一个分子，俗名叫作“撒网”，曹立泉很以为然。《曹二更》
范公夫妇两下里一撒嘴网，就听见台下一片声音，要笔的，要纸的，这就大写之下。《杂碎录》

山：大。程度高。

你找拉纤的很容易。早半天儿都在茶馆儿里头。你倒个茶隔着桌儿听罢，讲究什么成三破二，谁家孤红契，谁家白头字儿。又什么重卖盗典咧，对房对租咧，山讲究一气，那都是拉纤的。《杂碎录》

你不用山诈，太爷来到这儿是赏脸，花一个大就是财神爷，谁敢不服，先拆你们的忘八窝。《杂碎录》

伙计听吴头儿吹了个滴溜儿圆，外带着山响，恐怕头儿吹脱了节，赶紧用话岔他。《杂碎录》

上床：因为忌讳死在家中，临终时移到殡仪馆的床上等待死亡。也比喻临终。

我前夫很感念侯员外，临上床之时留下的遗言，说难得侯员外如此义气，教我嫁他报恩。《杂碎录》

舌头精：能说。能把好事说成坏事，坏事说成好事。

张夫人听田婆子这套舌头精，脸上早带出一种神气儿。《杂碎录》

生簧：演戏。故意作出的假样子。

今天别出去，这许是老太太生簧哪。《杂碎录》

我将过了树林子，就瞧见这小子贼头贼脑，在何家门外生簧哪。《杂碎录》

失照：客气话，没瞧见您。

听见问他认得不认得，黑大汉冷笑了一声，说：“失照啦。”《杂碎录》

实在的没瞧见兄弟，失照，失照。《小额》

事故由子：①事情发生的缘由。

无非是陈谷子烂芝麻，眼前的事事故由子，全是无影无形的老婆舌头。皮科儿笑话儿、警人词俱全。《杂碎录》

酒胡就将周某怎怎么的事事故由子一说，陈头儿听一句记一句。《杂碎录》

作小说一换头儿，总要添上篇子引场词，这些个事故由子，不论是填词、作诗，在下还不至于不通。《杂碎录》

他不言语，其中必有事故由子。《杂碎录》

②事。

别管洪头儿押解差使，在半道儿上出什么事故由子，这点儿书仿佛是不要紧。《杂碎录》

说书就是有话则长，无话可短，说走到路（说到走路）住店，就用晓行夜住四个字，能省却许多事故由子。《杂碎录》

此时江氏听到丈夫说的这些个事故由子，真是闻所未闻。《杂碎录》

输嘴：嘴上服软儿。

砍头荣见噶杂氏输嘴，这才叫他自己脱下衣裳。《杂碎录》

无如那个恶妇，爬伏地下，决不输嘴。《杂碎录》

水：钱。

局里的来水，娘儿两个吃三成。《杂碎录》

素日跟额家走的亲热，没为别的（为甚么），就为节咧、年咧、有个大事小情儿的，贪图他进点儿贡，溜点儿水。《小额》

你赶紧的催水要紧。《小额》

说话答理儿的：有说有答的。

两个说话答理儿的，不到半里地远，来在破庙以前。《杂碎录》

两个伙计一听，齐说“行啦”，说话答理儿的来到荣某门前。《杂碎录》

说章儿：说话的方式、内容。

洪头儿看吴桃氏的神情，良心还没有泯灭，遂即改了说章儿。《杂碎录》

要论道上说章儿，还能说的过范夫人吗？《杂碎录》

范公又与众绅士谈了几句，无非是些可听的说章儿。《杂碎录》

四五子：酒。4 + 5 = 9

万一他说的出行的到，倚仗着四五子的力量来取笑，也是有的事情，莫如我先去瞧瞧他究竟谁了没有。《杂碎录》

陈头儿见三个人全被四五子困住，这才假装出恭，来到门房儿。《杂碎录》

有几个来宾相陪，王九赖喝了个大醉。四五子入肚，又有一挑眼。《铁王三》

损条子：损。

这一通儿，连激发带损条子，把吴桃氏说的恨不能有个地缝儿钻进去才好。《杂碎录》

这家伙一开损条子，倒把刘氏给损乐了。《酒之害》

学我不教了，就是弄出刑事来，豁出三个月苦力去了。坐的那里听损条子，我真受不了。《苦鸳鸯》

所行：索性。

今几个所行跟你道回字号，狐群狗党我是满不在乎。《杂碎录》

因为你说的话太大一点儿，所行教你开开耳朵。《杂碎录》

所行这们办，给他个一不作二不休。《杂碎录》

跳动：死说活说，拉关系，说和。

这都是吴老太太道解的吗？吴老太太呀，要会跳动这一场，还不至于出这们档子事呢。《杂碎录》

这就有作好作歹的，假装着拉架相劝，把吴能手劝开，大家又跳动了几句。《杂碎录》

那群人听我一跳动，真就把家伙抛啦。《杂碎录》

通信：结婚一、两个月前，男方要通知女方结婚的日子，送鹅、酒、喜饼、茶等礼物。

应该择定某月某日放定，又想著过礼、通信，以及搭棚、讲轿子、印帖子、请亲友、找厨子预备东儿。《杂碎录》

过了放定，转过年来，七月通信，八月就娶。《过新年》

常言说的好，有钱办的称心事，放定带通信，跟着这就抬亲。《酒之害》

位的位：每位。

近来作小说的，位的位都是饱学名家，各有各的说法。《杂碎录》

凡在警界当差的朋友，位的位都知道这层难处。《白话聊斋胭脂》

西望长安：不怎么样。借用李白的诗句“西望长安不见家”造的歇后语，“不见家”的谐音是“不见佳”。

两首近作，妄拟杜体。虽然西望长安，聊且稍抒积闷。《搜救孤》

茶叶真好也还可以，其实西望长安，卖的就是那分扬气。《益世余谭》

八九岁，即出来充当桌面，虽能目言眉语，然而长相儿可有点西望长安。《阜大奶奶》

心工儿：心机。

你把我留住，是就为诉你的委屈呀，是还有别的心工儿呢？《杂碎录》

万一也将他妻室来个照方儿抓，拐走了，可透着麻烦，故此将嚙氏也带走。这都是混混儿的心工儿。《杂碎录》

其实曹立泉原是弄星架子，博二太太心工儿他早明白啦。《曹二更》

腰柜：腰包。

先将三个人腰里的东西摸出来，入在自己的腰柜。《杂碎录》

从前在某王府轿屋子里宝局上管账，竟往腰柜里顺钱，让人家给辞出来啦。《小额》

那天世芳寄了封信来，随着信还有五十两银子，正寄在王二痰迷手内，这小子把银子入了腰柜，把信给烧了。《贞魂义魄》

一手活儿：一伙儿的。

内中吴、刘二人是与陈头儿一手活儿。《杂碎录》

我听七儿一说，才知道那个尼僧与那恶妇是一手活儿。《杂碎录》

硬打软熟和：欺负了人又来软的。

后来许三叫来几个棍徒，将游客打了一顿，又作好作歹的一说合，用硬打软熟和的法子，将那个游客劝走。《杂碎录》

你们错翻了眼皮啦，硬打软熟（熟）和是怎么着？《小额》

有边儿：有门儿。

婆媒子一瞧耿太太的神气，心说有边儿，这回坏骨头总算不白掏。《杂碎录》

编的让人上当的话。这两片嘴一片舌，说的刘翁很是点头咂嘴儿。田婆子一瞧刘翁进了话套子，心说有边儿。《杂碎录》

范夫人一瞧见周方氏面带喜色，心说有边儿。《杂碎录》

遮溜子：借口。

两个人一想，吴老太太正在报仇的心盛，说出大天来，也怕听不进去，闹了个遮溜子，弯回去了。《杂碎录》

折饼：翻个儿，翻身。

上截身子在地下苦一折饼，嘴里说，饶命饶命。《杂碎录》

见吴志拉着一条人腿，一个人在地下折饼哪。《杂碎录》

于是翻来覆去，不住的折饼。《白话聊斋胭脂》

走心经：上心。

你听见许三爷瘦啦，很不要紧，你不用走心经。《杂碎录》

芝麻大的辣辣鼓，很不用走心经。《杂碎录》

记者向抱乐观主义（没心没肺吗），不懂得何为生气，那叫着急，无论什么事，从来不走心经。《益世余谭》

参考资料：

陈鸿年《故都风物》（台湾）正中书局 1970年

待余生《燕市积弊》/逆旅过客《都市丛谈》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5年

周传家、张静文、于嘉《风雅京华》中华书局 2010年

中文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文大辞典》（台湾）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 1968年

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 1990年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商务印书馆 1985年

宋孝才《北京话语词汇释》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7年

贾采珠编《北京话儿化词典》语文出版社 1990年

石继昌《春明旧事》北京出版社 1996年

资料来源：

松友梅《小额》《横滨市立大学纪要》第186号上影印 1968年

损公（蔡友梅）《苦鸳鸯》（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损公（蔡友梅）《理学周》《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一壶醋》《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麻花刘》《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铁王三》《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搜救孤》《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9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王遁世》《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小蝎子》《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曹二更》《笔记小说大观》第9编第10册（台湾）新兴书局 1986年

损公（蔡友梅）《方圆头》（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 损公（蔡友梅）《贞魂义魄》（报纸剪报本，现藏首都图书馆）
- 损公（蔡友梅）《酒之害》（现藏天津图书馆）
- 梅蒐（蔡友梅）《益世余谭》《北京益世报》1919年11月21日—1921年1月16日
- 梅蒐（蔡友梅）《余谈》《北京益世报》1921年1月17日—1921年3月19日
- 梅蒐（蔡友梅）《余墨》《北京益世报》1921年3月20日—1921年10月1日
- 亦我（蔡友梅）《过新年》《北京益世报》1918年2月19日—1918年6月4日
- 杨曼青《杂碎录》群强报馆刊印《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周建设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 庄耀亭《白话聊斋胭脂》实事白话报出版《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周建设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 儒丐《北京》《明、清民国时期珍稀老北京话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周建设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 剑胆《阜大奶奶》（原书没有出版社、出版日期）
- 《北京画报》《清末民初报刊图书集成续编》（十七）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 《群强报》民国5年